

## 〈不想忘記的聲音〉優秀作品

### 一、林方綺

歲月裡，有些聲音如過眼雲煙，轉眼成了萍蹤過往，有些聲音卻在心底生根抽芽，成了靈魂深處的一角，每每在生活疲憊之時提供一分溫暖的慰藉。不知何時，「唰——唰——唰——」筆摩娑著紙張的聲響成為了我的時光機，帶我回到那充滿淚水與歡笑的一年。

前年，正值花樣年華的我，本應享受著豐富多姿的大學生活，每逢假日便與同學相邀出遊或熱衷參加系上活動，拓展眼界與交友圈。然而，在大學指考的那天卻意外失足，沒有考上理想校系，想著自己其實可以接受現實，但心中總有一絲絲的不甘，不想就這麼對命運妥協。於是，我踏上了重考之路。重考補習班近乎每日發下一本本厚重的上課講義、題本，為了不讓分心，訂下了嚴格的3C產品使用規定。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晨考，接著上課，自習到晚上十點，過著比高中還要規律且疲累的生活。

寫字的沙沙聲充斥著整間教室，亦充滿了那段辛苦的重考時光。偶爾在晚上回家的路上，想到同學們快樂的大學生活及最近自己念書上遇到的瓶頸總會瞬間情緒潰堤，不停地懷疑自己的選擇，但隔天一早，到了教室後看到身旁的「戰友」，每個人總是精神飽滿，安靜的坐在位子上抄著筆記、寫題，抑或在外面的圓桌一群人拿著白紙與筆，互相講解考卷上不懂的題目。他們就像茫茫黑夜中明亮而不刺眼的熠熠繁星，竭盡全力地發光發熱，在我迷茫的重考生涯中給了我堅定的力量。

那段時光使我的人生有了很不一樣的色彩，讓我深刻體會「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泰然，人生沒有「失敗」這回事，挫折只是為了讓自己看清眼前的路，既然窒礙難行，何不轉換跑道。從哪裡跌倒不一定要從哪裡站起來，人生往往有許多條路能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虬髯客放棄逐鹿中原的野心轉而往東南邊創建扶餘國，一樣受到百姓愛戴；西楚霸王項羽，原本可以不是悲劇英雄，但他將垓下之圍視為生命中最無可承受的汙點，最後自刎於烏江。也許一年的重考讓我如停在原點般不前，但轉個念、換一條路，人生也因此大不同。

如今，隨著平板電腦的功能日趨便利，身邊的同學愈來愈多使用平板與觸控筆作筆記，然而，我卻偏愛使用傳統紙筆，除了它讓我對上課內容更加有印象外，更多的是每當聽到寫字聲「唰——唰——唰——」不起眼的聲響，伴隨著稍微用點力才能在紙上留下痕跡的感覺總讓我憶起許多童年回憶，每個當下都各自串連著不同情感：孩提時期一筆一畫地練字，那是習得知識的喜悅；受盡委屈時一字一句地寫日記，那是心中難平的憤慨；高中學測作文現場一節一段地奮筆疾書，

那是與時間賽跑的緊張。3C 產品雖進步，但終究不能取代手與紙張的親密摩娑，那是一種永恆且真實的情感。

或許多年之後，傳統紙筆成為古董，筆尖摩擦白紙聲已被「叩…叩…叩…」觸控平板的聲響所取代，但我仍不想忘記「唸——唸——唸——」的寫字聲，它讓我想起了曾經選擇為未來再奮鬥一次的自己，遇到再失落的事情也要深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命運定會予以不一樣的風景。它讓我想起在我人生的低谷中依然有一群夥伴陪著我度過，即便踽踽獨行於黑暗之中，抬頭一瞥，會發現星空依舊斑斕，他們便是我努力下去的力量。它記錄著每個成長過程中的我，不想忘記的珍貴回憶伴隨著「唸——唸——唸——」的寫字聲深刻於腦海。

## 二、郭浚辰

聲音為何會難忘？對我來說，聲音並不難忘，甚至視覺都比聲音還更能讓我回憶起那難忘的當下。就像平時我習慣拿相機記錄下眼前的風景，而不會選擇用錄音的方式來記錄那一刻。不過，直到今年年初開始，我才慢慢的理解到，有些聲音是我不想忘記的。那些聲音不一定具有獨特的音頻、音色，也不一定和我有莫大的關聯性，但對我來說，那些聲音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和映出的情感，總能帶給我不同的心靈體會，讓我不想輕易忘記。那些聲音，是我在山上才能聽見的聲音，是原住民的聲音。

一年前的我，根本無法和現在的我聯想到一起。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臺南人，生活在都市之中，有著白於平均值的膚色，交通工具不是騎機車就是開車，雖然愛運動但都是以舒適為主，可以說是安逸地活在舒適圈之中。直到去年暑假，一位朋友突然想挑戰爬玉山，硬是把我拉進他的自組隊之中。我平時就不是一個喜歡爬山的人，更不能理解為何有人會甘願兩三天不洗澡，背著十公斤的背包，將自己置於這麼一個狼狽落魄的環境之中。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但最後還是熬不過朋友的堅持，跟著他一起登上了台灣最高峰 - 玉山。誰也料不到，竟是這次的經驗，讓我愛上了爬山，一腳踏進了山的世界。

山中的世界和平地有著完全不同的面貌，也有著截然不同的聲音。從去年迷上了登山，一直到現在，我已征服了十座百岳，也有了許多深刻的體悟。我還記得去年十一月底，在登上大霸尖山的前一晚，奔波了二十多公里到了海拔三千公尺，寒冷的九九山莊。身心俱疲的我，縮在成功堡的一個小角落，不斷地懷疑我是否還有體力登上大霸尖山。忽然，不遠處傳來了泰雅族大哥們爽朗的歌聲，依稀記得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那句「那裡湖面總是澄清，那裡空氣充滿寧靜，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著妳最深處的秘密」，穿透了冷冽的空氣，緩和了我勞累的身軀，連身心都沉靜了下來。那歌聲渾厚且動人，彷彿能聽出這歌聲背後，原住民大哥們對山的崇拜和敬畏。伴隨著那清脆的歌聲，我不知不覺地睡去。隔天一早醒來，那旋律還依舊繚繞在我腦海中。和裝主寒暄了一番後，才知道昨晚那群歌聲的主人，也就是泰雅族的山友，已經在稍早出發前往了更進階的路線 - 聖稜線。想必，那些大哥們也是真正癡迷於山，珍惜著山為他們帶來的一切吧！就如同莊主所說：身處山中，對他們來說就是種最美的浪漫。雖然我和他們素昧平生，但那歌聲卻成了我不想忘記的聲音。

和原住民打交道是我一大樂趣。直爽的對談、不加修飾的語句、加上那一開口就能辨認出的口音，這些是我在平地很少能體感受到的。彷彿到了山上才能敞開心胸展現真正的自己。我也曾經被他們捉弄的又氣又好笑，還曾經在排雲山莊差點被騙去洗碗，只為了吃一口那根本不應該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國家公園出

現的烤山豬。在和原住民山友交流的過程中，他們無時無刻都是精神滿滿的樣子，好像不管遭遇什麼都有辦法克服。在路上的一聲：『早安！』也能讓我精神瞬間好起來。但我也能在少數時候，不經意的眼神中看出他們被迫屈於現實的無奈。我們漢人的出現，限制了他們的生存空間，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制定了法條，限制了狩獵行為，甚至可能因誤殺動物而被罰以鉅款。原本的家園被迫遷移，或是被劃入了國家公園的範圍之內。而我們再利用國家公園的名義提供工作機會，像是巡山員、背夫等...，讓他們為了謀生不得不替政府工作，有些人甚至被迫離家到都市生活。

上個月，從奇萊山下山途中，遇到了一位薩奇萊雅族的大哥，帶著漢人老婆和小孩爬山踏青。熟悉的搭話、原住民特有的口音，一聽就知道是位有經驗的大哥，那種會在高山上遇到一起聊天喝酒的山友。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看到原住民和漢人通婚的案例了。大哥的子女也很友善，年齡和我們相仿，只不過少了那麼點原住民的味道。沒有了黝黑的膚色、熟悉的口音和那原住民特有的幽默，反而更像我們會在校園裡碰到的大學生。

我不禁開始擔心，是否三十年後，登山會變得商業化、制式化。原住民被迫遷離或漢化，路上遇到的不再是熱情洋溢的原住民山友，而是為賺錢而付出勞力的勞工。沒有了『早！加油！喝酒啦！』，取而代之的是冷漠的過客。沒有了高亢激昂的歌聲，只剩商業觀光團吵雜的吆喝聲。

我很慶幸自己愛上了登山，也很珍惜自己在山上那些回憶。台灣少數民族的漸漸沒落是必然的。隨著漢人文化的普及，許多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血統也終將被同化。但我還不想忘記那在漫天星斗下，雄渾動人的歌聲；還不想忘記每一位原住民大哥和我分享的故事、和我的寒暄；還不想忘了那些迴盪在山林之間，洪亮的笑聲。今後，我依然會朝著山中前進，不只用眼睛，還要用我的耳朵去把這美好的一切記錄在我腦海之中，讓這一切成為我想忘也忘不了的記憶。

### 三、林家晞

「三月台列車，往新店。Platform three, for Xindian.」熟悉的月台廣播將我從早晨的恍惚中拉回，一股莫名的情緒湧上，隱約有些鼻酸，我總笑稱這是最令早晨的台大生憂鬱的一句台詞。西裝筆挺的中年男子緊抓著胸前的黑色公事包快步走出，與頭戴鴨舌帽身穿帽T的男大學生擦肩而過；年輕女子一手拿著提袋，另一手輕握著女孩的小手走進明亮地刺眼的車廂內。這部姑且稱為日常的電影，24小時鮮明著，主演是這座城市裡各自努力生活著的所有獨立個體，導演與攝影則是「此刻」的我的「意識」。我知道，再平凡不過的這一切，總有一天也會變成鄉愁的一部分，泛黃著，隱隱約約刺痛著，像是午後的手沖咖啡，深色液體映照著自己的模樣，細品了一口，微微苦澀，卻令人一再地回味。

夏日早晨的陽光從窗側打入搖晃著的車廂，朦朧的視線裡，列車駛過平坦廣闊的住宅區，白衣格紋裙的女高中生倚在門前翻著小巧的單字本，右側身穿白襯衫的女子看向左腕的皮革手錶，同時整理了下領口。「相模大野，相模大野到了，轉乘片瀨-江之島線請在本站換車。」站長以扁平的聲線提醒轉乘的旅客，不知為何全日本的站長聲音聽起來都一樣，卻也只有日本的車站才聽得到這樣的聲音。恍惚了片刻，我拔下耳機抬頭望向電車門上的顯示板，「令和1年7月17日，午前8:50，關東地區天氣晴」，電車門順著氣壓的聲響緩緩開啟，索性將歪斜的書包甩到單側，跟在人潮裡並肩的高中生們後頭，踩著日復一日相同的路線離開車廂。這天的我，像是用著第三人稱的視角靜靜觀賞著眼前的一切，套句又吉直樹在小說《劇場》中描述的场景，精神在肉體的後面一步走著。我的肉體穿過車站大廳，穿過尚未營業的伊勢丹百貨，穿過女子大學旁的公園，拖著身後漫長的柏油路，然後實質上地到站。校門口的櫻花樹，在春日綻放，凋零，又重新長出新芽，回到去年夏天我初到此處時的模樣。

有人說，留學就像是時鐘走了一圈回到了原點，打包了回憶離開，然而在這個地方留下的痕跡會漸漸淡去，就像列車的尾端消失在視野的盡頭，拍打雙頰的呼嘯也會漸漸遠去，彷彿不曾存在於這個月台，你會繼續你的新旅程，卻只能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曾經」。直到有天再度回到此處，重新拾起暫時完結的篇章，回味。堆疊的回憶使人沈重，那又為何人們總喜歡回憶？時間這傢伙狡猾的地方或許就在於他慣於將所有痛苦的、傷感的片段撫平成泛著溫暖色調的膠卷，只有很多年後，某個飄著細雨在紅綠燈前停佇的片刻，或是某個寂靜的夜晚，才會小心翼翼地拿起、播放。閉上雙眼，感受著時空交錯的虛幻。

記得在日本的最後一天，最想留住的，竟是一年來每日往返的車站的月台廣播，不是轟轟烈烈的一場冒險或是那些難得的美景，不想忘記的，不過就只是刻在回憶的平凡日常，用月台廣播包裝成最容易回到那個場景的任意門，彷彿按下

播放鍵後就能重新走一趟曾經習以為常的風景，彷彿曾經在身旁的人會再次陪著你分享生活的瑣碎，即使像是雙眼矇上一層薄紗一樣，不再那麼地清晰，不再感受得到當時的深刻，或許，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說回憶是件孤獨的事。

列車穿過層層黑暗，月台的亮光重新浮現於窗外，高頻的車門開啟聲劃過陷入回憶裡而暫時離線的思緒，眼神聚焦之處又是熟悉的景色，至少，暫時是。但總有一天，令人在星期一早晨憂鬱的這些聲響會被收納成回憶，記錄著不想忘記的，曾經有過的悸動、曾經夢想過的生活。而彼時我會搭上另一部電車駛向下一站，未知。